

# 研究报告

2021年第10期

2021.02.23

课题组负责人：周月秋 樊志刚

课题组成员：王小娥 康立  
朱妮 刘新 张汉楚

邮箱：

kangli.xdjr@icbc.com.cn

## 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政策取向 及影响研究

摘要：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我们预计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环境仍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
- 低利率政策拉低市场利率和资产名义收益率，增加资产泡沫和投机风险，影响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全球低利率环境也对我国有显著影响。
- 建议：宏观层面，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把握利差和疫情周期的优势，逐步强化人民币资产避风港地位；加强资金监测，做好应急预案，防止热钱快进快出。银行层面，完善国际化布局，拓展境外资产摆布空间；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稳定净息差水平；关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资产交易机会；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 一、全球低利率政策实践情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低利率政策实践

#### 1、美国零利率政策

美联储自2007年8月起先后11次大规模降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降至0-0.25%区间；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爆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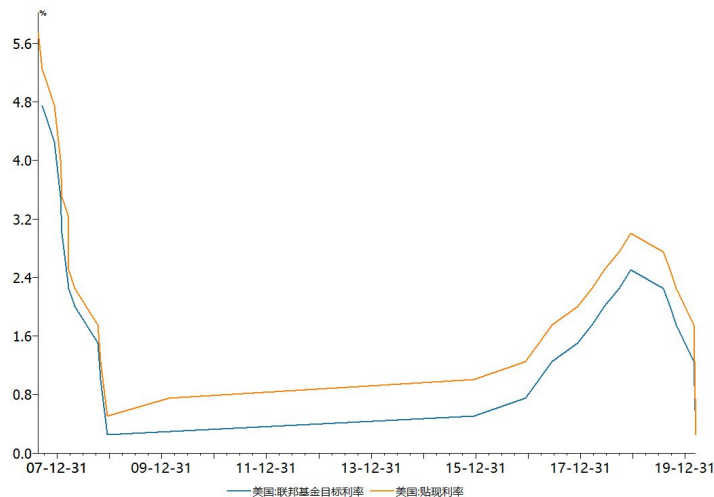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趋近于零

#### 2、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 0.1%。2016 年 1 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 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 0 利率付息，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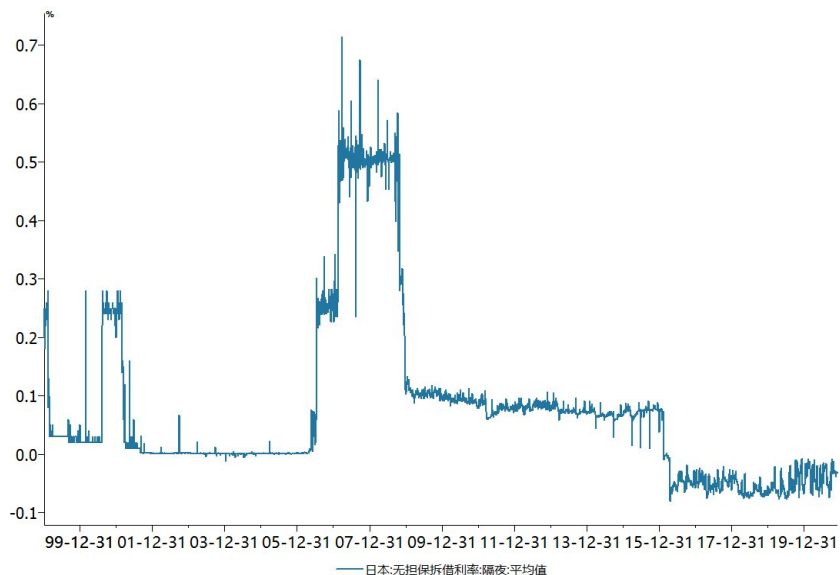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 3、欧洲“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隔夜贷款<sup>1</sup>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 1 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范围的不同，可分为 4 个层级。据此分类，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 1 4 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限）		央行融资利率（上限）	
	部分负利率	全部负利率	部分负利率	全部负利率
轻度	√			
中度		√		
深度		√	√	
全面		√		√

<sup>1</sup> 央行隔夜贷款是指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短期流动性拆借。

具体来看：

(1) **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 **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超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sup>2</sup>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执行零利率，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 **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 **瑞典**。瑞典是全球首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其于2009年7月将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 **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sup>2</sup> 金融机构在丹麦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余额有一定的限额，丹麦央行对限额内的准备金实行准备金账户利率，超出部分则自动转化为央行存单，实行央行存单利率，类似于超额准备金利率。



表 2 欧洲主要经济体低利率政策实施情况

经济体	利率	当前值 (%)
欧元区	存款便利利率	-0.5
丹麦	央行存单利率	-0.75
匈牙利	隔夜存款利率	-0.15
瑞典	隔夜存款利率	-1.25
瑞士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0.75

## 二、低利率政策的原因分析和趋势预判

### (一) 原因分析

各国选择低利率政策主要有以下两类原因：一是为拉动经济而主动实施。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多个经济体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sup>3</sup>。比如瑞典、欧元区和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主要就是为抵御通缩，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前期实施的量化（日本实行的是“量化+质化”）宽松政策不但没有对经济复苏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sup>4</sup>，还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所剩不多。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补充，低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将资金投放到市场，拉低市场利率，创造有利于个人和企业获得贷款的资金市场，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从而起到提高通胀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是为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被动选择。主要是部分实施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为保持币值稳定不得不采取低利率政策。例如丹麦和瑞士实行钉住欧元的汇率制度，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欧元区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丹麦克朗和

<sup>3</sup> 负存款利率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而不是对储户征收的一种费用。基本操作逻辑是让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成为基准利率下限。

<sup>4</sup> 日本央行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实施了两次量化加质化（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Easing, QQE）宽松货币政策，然而直到 2016 年初，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依然缓慢，2% 的通胀目标迟迟未能实现，而 QQE 宽松政策空间已不大。为抵御欧债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欧央行于 2011 年 12 月启动量化宽松政策。

瑞士法郎面临升值压力。尤其是瑞士，由于中立的环境和开放的金融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大量国际资金涌入瑞士金融市场。在钉住汇率制度下，主要由央行来回收市场过剩的流动性，带来瑞郎汇率抬升和央行亏损的压力。2014年瑞士央行选择负利率政策，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至负区间，并放弃对欧元的汇率下限政策，以维护汇率稳定。

## （二）趋势预判

**一是宏观经济走势方面。**从短期情况来看，此次疫情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全球90%以上国家陷入衰退，衰退程度超过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3季度全球逐步迈出重启步伐，多项经济指标反弹，但复苏基础不稳，多国疫情在秋冬出现反弹，造成资金避险情绪较重。展望未来，预计全球经济将在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的艰难平衡中延续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市场或将再次震荡。从长期经济趋势看，全球经济增长趋弱，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技术进步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人口增长乏力和老龄化程度加深等因素，导致出现消费投资意愿下降、通胀水平持续低位，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本币升值压力等经济问题，利率难见向上趋势，使得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在部分经济体呈现常态化特征。

**二是各国央行表态情况。**美联储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目前降至0-0.25%，标志着美国再次进入“零利率”时代。美联储将继续目前不限量的QE政策，超低利率将长期保持，但并未考虑实施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预计将继续加码宽松措施，利率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并表示负利率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要地位。英国央行目前将利率维持在0.1%的低位，并表示正在评估负利率的情况，但目前并没有确定的日期。澳联储目前基准利率处于0.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预计至少三年内不会上调现金利率。此外，加拿大央行预期将低利率维持相当一段时间，新西兰联储表示低利率是必要手段，且在操作上已经准备好实施负利率，俄罗斯央行表示仍有空间降低利率。

总的来看，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下，主要央行仍将维持宽松政策以支撑经济复苏，全球流动性过快收紧的可能性较低。同时，中长期压制利





率的因素未见明显改善，预计在疫情消退之后，各国央行也不会立即转入货币政策正常化周期。预计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环境仍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部分国家仍有降低利率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的空间，各国将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 三、低利率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影响分析

#### （一）在金融市场层面的传导较为有效

在低利率政策环境下，全球金融市场呈低利率、低收益、高泡沫、高风险的“双低双高”特点。

一是拉低市场利率。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实行负利率后，商业银行普遍将多余流动性通过拆借方式存放在其他金融机构，资金的供大于求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拆借利率很快转负。如欧元区隔夜及7天银行间拆借利率在政策利率实行负利率2个月后迅速转负。此后拆借利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且以政策利率为中枢上下浮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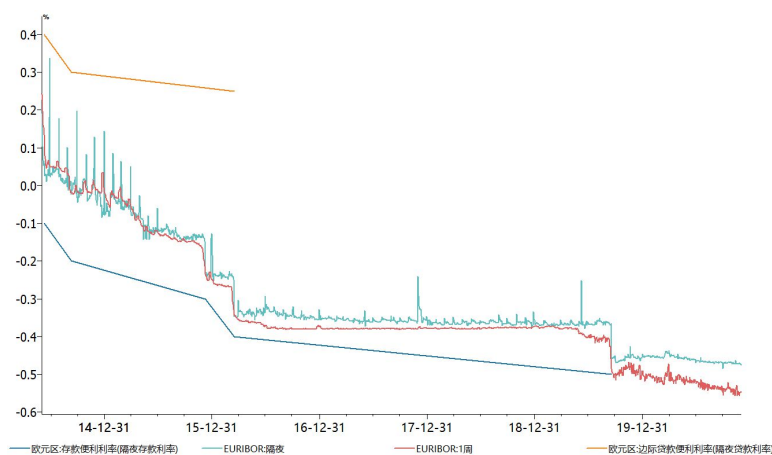


图3 欧元区市场利率随政策利率转负

二是负收益率资产规模上升。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截至2020年12月末，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丹麦、瑞士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93%、0.035%、-0.57%、-0.34%、-0.46%和-0.49%。据统计，全球负利率国债和公司债规模已超过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0%。

三是部分银行对存款和贷款实行负利率政策。2019年以来，部分银行开始向客户转嫁成本，征收范围向普通个人客户进一步“下沉”。最初银行存款的负利率主要集中在大额存款或机构客户，如德意志银行对大企业客户、高净值私人客户的大额存款实行负利率。但从2020年5月18日起，该银行开始对存款超过10万欧元的新开个人结算账户或活期存款账户收取0.5%的托管费。贷款负利率方面，丹麦日德兰银行于2019年8月推出了全球首例负利率按揭贷款，利率为-0.5%。

低利率政策在拉低市场利率和资产名义收益率的同时，也可能增加资产泡沫和投机风险，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一是加快资产泡沫形成。金融资产一般用现金流贴现的方法来估算其价值，在估算过程中贴现率的选择至关重要。当市场利率无限接近于零或者成为负数的时候，贴现率的选择也会无限接近于零甚至成为负数，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产生资产泡沫，给金融系统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是加大市场投机风险。央行实行低利率政策后，个人和金融机构许多资产的收益率可能进入负区间，导致个人和金融机构为追求正收益，投资更多高风险项目。当市场风险偏好提高时，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 （二）提振实体经济效果有限

低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主要有四个：

一是信贷渠道。低利率有利于银行减少超额准备金，进而扩大贷款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二是资产价格渠道。低利率有利于降低资产现金流的折现率，提高资产预期收益率，从而改善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三是资产组合调整和风险承担渠道。即低利率政策将鼓励银行放弃持有安全的政府债券而转投风险更高的放贷机会和资产，来弥补息差损失，有助于向信贷匮乏的经济部门输送资金。四是汇率渠道。低利率可能造成投资者抛售本国货币，转而投向其他收益更高的海外资产，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可以增加净出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不过，通过上述传导渠道刺激经济增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其一，银行贷款是否能扩张取决于投资机会、实体经济需求、市场信心等诸多因素，仅靠低利率政策，并不能激发银行的贷款意愿。其二，银行如果将低利率完全转移给储户，会刺激储户提现，进而降低整个经济体信贷活动，推升借贷成本；银行如果不完全将低利率传导到储户，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通过提高给公司或个人的贷款利率来弥补低利率导致的利润损失，结果是降低贷款需求，二是任由利润下降，则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下降。其三，中央银行可以缩小适用低利率的存款范围，来减少对银行部门的利润冲击，但这会弱化低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效率，降低低利率政策的效果。

从实践效果看，目前实施低利率的国家均未出现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明显改善。比较而言，低利率政策对于像丹麦和瑞士这样规模较小、主要面临外汇挑战的开放经济体而言似乎更为有效；而对于希望藉此促进经济增长或应对通缩风险的像欧元区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政策效果不尽人意。

### （三）加大商业银行经营风险

低利率环境将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冲击，尤其是对于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从影响机制来看，低利率环境影响银行净息差的影响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指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补偿利率下调造成的损失。**间接效应**是指在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资产端收益率和负债端成本率出现非对称下降，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大于负债成本下降幅度产生的损失。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共同冲击下，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明显。根据商业银行定期报告，2020年前3季度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的净息差分别下降42BPs、47BPs、41BPs、43BPs；净息差下降的趋势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同样存在，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2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较2019年末下降10BPs。

净息差是影响银行盈利的重要指标，对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而言，净息差直接关系银行的盈利能力。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一是对商业银行经营本身带来压力，为应对盈利收

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进而进一步提升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二是会阻碍货币政策传导，造成向企业端让利空间受限，实体经济成本下降过程难以持续；三是可能导致银行将低利率向企业端转嫁，为不引起大规模的存款外流。2019年9月，德国中央银行对国内220家商业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有58%的银行对企业客户存款实行负利率，而由于零售客户对利率比较敏感，对零售客户实行负利率的银行只占23%，这些零售客户大多是存款额在10万欧元以上的富裕客户。这一趋势又会进一步导致企业经营压力的提高。

#### 四、全球低利率环境对中国的影响

##### （一）积极影响

1、吸引境外资金流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目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于日本、德国300个BP以上，高于美国200个BP以上，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增强。根据统计，2020年股票市场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2089亿元，自2018年以来已连续3年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累计净流入达到1.2万亿元；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持有债券规模达到3.04万亿元，较2019年底增长1.07万亿元，预计外资流入我国市场的趋势在2021年仍将持续。

2、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我国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开放初期。据央行数据，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上境外投资者持有额占比均不足3%，而日本和美国债券市场外资占比分别在10%和40%以上。境外资金流入有利于提升外资占比，促进投资者多样化发展，改善国内市场的投资理念和行为。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目前我国银行间市场向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余个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日均交易规模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境外投资者数量和境外资金体量增加，有助于市场形成更客观的市场估值，也倒逼我国加快金融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促进交易规则、交易手段和品种与国际接轨。

3、促进自贸区（港）发展。作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自贸区（港）将在境



外资金加速流入的过程中获益。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的15%，是外资投资中国的重要选择。境外资金持续流入，将带动自贸区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升，带动区内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相关产业获得更好发展，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创新程度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4、利于国内企业海外融资。**从融资方式上来看，低利率政策会降低低利率国家债务工具的借贷成本。在中外市场利差扩大的环境下，国内优质主体出海发行美元债的成本更低，有利于国内企业海外融资顺利开展。2020年三季度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达到715.75亿美元，环比大增36%，创出历史新高，其中房地产和金融企业是主要的发债主体。

**5、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推进。**全球低利率环境下，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上升，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推进。同时需要做好外资流入环境下人民币汇率的稳健管理。

## (二) 不利影响

**1、金融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低利率和低利率环境促使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并提升了资产价格，此类资本套利性强、快进快出，将会放大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风险。一旦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资本流动方向将迅速逆转，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

**2、债务风险压力提升。**低利率国家相对较低的债务工具成本，刺激我国企业在低利率地区融资，进而带来一定的债务风险。当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我国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将会急剧加大，进而引发债务危机。尤其在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时，短期债权容易集中要求清偿，产生偿付风险。尽管目前我国外债风险指标稳健<sup>5</sup>，但从2005年开始，外债余额中的短期债务占比持续高于50%，2020年上半年为57.4%，需警惕跨境短期资金大进大出风险。

**3、货币政策内外均衡难度增加。**随着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变化与资本账户

<sup>5</sup> 2019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4%、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78%、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6.7%、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39%，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20%、100%、20%、100%），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整体水平。

下资金流动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内外利差走阔若导致外资持续较大规模流入，将推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削弱国内产品出口竞争力，需央行实施降息予以对冲。然而，国内较高的通胀水平、稳杠杆的任务、房地产市场强大的“吸金”能力等因素，并不支持央行大幅降息。货币政策调控难度上升，内外均衡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 五、对策建议

### （一）宏观层面

考虑到低利率政策的形成背景和潜在风险，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应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谨慎考虑将利率压至较低水平，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进行防范。

#### 1、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低利率政策是大规模经济体如欧盟、日本在经济增长极度乏力、面临持续通缩压力、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运用到极致后效果仍然式微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奈选择；小规模经济体如瑞士、丹麦等采用低利率政策主要是为稳定汇率。因此，低利率政策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优选项。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步入正轨，但未来国际环境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央行行长易纲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6月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所言，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是阶段性的，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 2、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由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风险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度重启和低利率的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 3、把握利差和疫情周期的优势，逐步强化人民币资产避风港地位

一是加快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目前，市场上缺乏与美元、欧元等货币计



价金融产品相竞争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应加快创新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存款、债券、股票和基金等基础产品，以及期货、期权等用于规避风险的衍生品，为外资提供更多投资、避险的选择。还可考虑发行绿色政府债或绿色主权债，扩大绿色投资的可投资规模。

**二是**加快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推动征信、评级机构等机构的国际化和标准化，提高外资入境和使用的便利性。

**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形势下，重点挖掘“一带一路”沿线真实人民币需求，通过银团贷款、丝路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际债券、公私合营（PPP）等多样化方式进行融资，增加人民币结算计价的比重。同时，提升人民币在金融交易方面的计价职能，加强与卡塔尔、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互联互通。

#### **4、加强资金监测，做好应急预案，防止热钱快进快出**

为防止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在吸引境外资金的同时，还应对资金期限结构、用途等加强监测，防止短期资金占比过快上升，尤其是要防止投机性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炒作。同时，根据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创新和完善境内金融市场应急保护机制，减轻市场交易和信心冲击，防止风险传染。

### **（二）银行层面**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开启新一轮货币宽松周期，全球低利率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且短期内看不到利率回升的可能，这将对我国商业银行产生重大影响。建议商业银行未雨绸缪，做好相关政策准备。

**一是完善国际化布局，拓展境外资产摆布空间。**建议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较高利率国家地区的机构布局，发掘新的利润增长机遇，对冲发达国家低利率政策冲击。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利率环境采取不同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通过跨境资本运作，在低利率国家更多融资，在高利率国家更多投资。

**二是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稳定净息差水平。**负债端，建议强化一般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在资金来源中的地位。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数字化渠道拓展扩大零售业务的覆盖范围，增加核心客户数量；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价



值理念，加大产品创新和交叉销售力度，不断提升客户粘性，巩固核心存款规模。资产端，稳定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在公司贷款占比下降趋势下，建议着力发展零售贷款业务，逐步提升零售贷款占比。同时，提高长期限贷款、特别是零售按揭贷款的比重，优化生息资产期限配置。

**三是关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资产交易机会**，加大对固定收益、大宗商品以及外汇产品等交易业务的投入力度，不断积累人才资源，努力提升交易收入在非利息收入中的占比。

**四是提升风险应对能力**。高度关注国际金融走势及其影响，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冲击。加强与国际同业交流合作，充分借鉴国际同业应对低利率政策的经验，通过开展“压力测试”和应急演练，扎实做好风险监测、防控和处置工作。